

索玛花：平凡孕育的伟大

党徽的重量

□刘天翔

□徐迅雷

2021年5月30日，平民英雄、“感动中国邮递员”王顺友在家中突发疾病不幸逝世，年仅56岁。6月1日，举行告别式。王顺友的故事，又一次感动中国。

邮路一次往返最长达584公里，每走一个班要14天，通常一个月要走两班，365天中有330多天走在邮路上。30多年来，他累计行程达34万公里，相当于在雪域高原走了27趟二万五千里长征；他跋山涉水、风餐露宿，每年投递各类邮件近万件，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，没有丢失过一份邮件，投递准确率达100%。王顺友被誉为中国邮政“马班邮路”的忠诚信使。

王顺友曾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、《感动中国》2005年度人物等荣誉。2009年，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；2019年，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
早在2005年，新华社刊发饱含深情的长篇通讯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褒扬这位平民英雄。知道那环境，才明白那艰

难：木里县位于四川西南部，大凉山深处，紧接青藏高原；这里群山环抱，地广人稀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只有9个半人。当年全县29个乡镇有28个乡镇不通公路，不通电话，以马驮人送为手段的“马班邮路”，绝大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，是当地乡政府和百姓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……

邮路上的深山里，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户人家，他们附近没有集镇，更没有邮局，王顺友就成了这条路上的“流动邮局”。当县城到乡里的公路贯通后，他也不能乘车出发，而依然要牵着马翻山越岭，因为山里很多通不到公路的散户要寄信收信带包裹，不步行就不行。新华社的报道里写道这样一个细节：

有一年冬天，雪下得很大，王顺友从木里走到白碉乡已经是第三天了，他的手上有一封寄给白碉乡咪咪坪村陶老五家的信，猜想可能是陶家十多年没有音信的女儿写来的。他放下乡里的邮件又上路了，在雪地里走了10多公里，把信交到了陶老五的手上。信果然是陶家女儿写来的，说她已经在外面结婚生子，还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。陶家人喜极

而泣，王顺友也高兴地流泪了。

王顺友就像一株索玛花——只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原，矮小，根深，生命力极强，即使到了冬天，花儿没了，它紫红的枝干在太阳的照耀下，依然会像炭火一样通红。“索玛花”王顺友的故事，还被拍成了电影《香巴拉信使》，瘦瘦的演员邱林出演男主角，真心演得好。

敬天、爱人、立业，是人生必须做的三件大事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都是人们通过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创造出来的。人的一生，如果有一片风景不断地等着你去完成，那就是美好充实的人生。王顺友说，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走邮路才来到人世上的。

王顺友有点憨，朴实得像一块石头，就像他在山歌中所唱的：“太阳出来照山坡，照亮山坡白石头，要学石头千年在，不学半路草鞋丢”。这个世界需要“支柱”，也需要“砖块”。“支柱”和“砖块”当然是不同的角色，不可能人人都当“支柱”，所以做一块平凡而结实的“砖块”也不错。王顺友就是这样一块“砖块”，或者连“砖块”都不是，就是一块最平凡的“石

头”。但是他这块“石头”，就是偏远山区百姓群众的“支柱”。

“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”——这位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普通人，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。而他自己最感动的是什么？他曾说，“乡亲们需要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。每次我把报纸和邮件交给乡亲们，他们那种高兴劲就像过年。他们经常热情地留我住宿，留我吃饭，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干部……”当官员都难得“逼上凉山”的时候，大凉山深处的乡亲们，有着自己的邮递员王顺友。

平凡孕育非凡，平凡成就伟大。怀大爱，做小事，守本分，能坚持。一个人，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非常不容易了，何况是那么辛苦的一件事。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王顺友践行着“为人民服务不算苦，再苦再累都幸福”的人生信条，他用“一个人的长征”，写就了世界邮政史上的一段传奇：2005年10月，在万国邮政联盟总部的会议上，打破131年的惯例，王顺友成为自1874年万国邮政成立以来第一个被邀请的最基层、最普通的邮递员。王顺友的事迹，一定可以载入中国邮政史册。

“诚”在笔先

□杨光洲

书法创作，讲究意在笔先。书圣王羲之在《题卫夫人〈笔阵图〉后》写道：“夫欲书者，先于研墨，凝神静思，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动，令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先，然后作字。”此义后来引申，也适用于作画、写文章，意思是先构思成熟，再落笔画或写。其实，写文章除了意在笔先，“诚”在笔先，也很重要。

“诚”在笔先，就是诚实，要知晓自己所写的事物，写自己的真情实感，既不要不懂装懂，也不要虚情假意。

在学习写作之初，就应养成“诚”在笔先的习惯。历史学家、文章大家吴晗同志在《三家村札记 谈写作》中写道：

“小学生也要写作文，有的还写得很不错，北京出版社在过去几年选辑了几批写得较好的文章，出了几本书，很受欢迎。

把这些出版的文章，仔细研究一下，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，那就是全写的是小学生生活实际中的事情。小学生生活中实际中的事情，无非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学校生活：老师、同学、班上、课外活动等等；另一个方面是家庭生活，家里的人：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戚、朋友，扩大一点，还有同院的人、街坊、邻居等等。超过这两个范围，要他们写外地、外国，写工业、农业（农村的小学生当然可以写一些）、商业、部队等就不行了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不熟悉，不了解。”

吴晗同志由此得出结论：“写作必须写自己生活实际中的事情，而不去写那些不知道、不熟悉、不了解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是应该为经常写作的

人所理解的。”看来，吴晗同志是赞同“诚”在笔先的。

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叶圣陶先生也是“诚”在笔先的赞成派。他不仅在《作文论》中专辟章节论述作者要讲“诚实的自己的话”，而且，在《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》中，还给出了老师引导学生作文时“诚”在笔先的方法：

“心有所思，情有所感，而后有所撰作。惟初学作文，意在练习，不得已而采命题作文之办法。苟题意所含非学生所克胜，勉强成篇，此与其兴味及推理力摧残殊甚。是以教者命题，题意所含必学生心所能思。或使推究，或使整理，或使抒其情绪，或使表其意志。至于无谓之翻案，空泛之论断，即学生有作，尚宜亟为矫正；若以之命题，自当切戒。”

叶圣陶先生主张小学作文教学，少用命题作文。不得已采用命题作文的形式，题目内容也应是小学生熟知的，以便其在分析、剪裁、抒情、明志时能够“诚”在笔先。至于大而无当超出小学生认知的空洞题目，使小学生无法“诚”在笔先的，应戒除。

文如其人。小学生作文起首就“诚”在笔先，不仅有益于写作，而且，对培养诚信品质也有裨益。

文风即作风。报告、论文、文学作品写作“诚”在笔先，不仅能客观准确地宣事明理、表情达意，而且是防止浮夸瞒报、文过饰非、无病呻吟的良方，是实事求是之风力行。

“诚”在笔先，既要从娃娃作文抓起，又要革除成人文章中弄虚作假、矫揉造作的病灶，须预防与治疗双管齐下，不可偏废。



嘉兴南湖红船

夏军 摄

关爱失智老人

□沈 栖

尽管还有正常人的生命体征，但其认知功能障碍导致视空间能力损害、抽象思维和计算能力丧失、人格和行为改变，似进入了“死亡开始阶段”。

读过《百年孤独》的人，都记得马尔克斯描述过一个令人揪心的画面：在一个得了失忆症的村落里，人们用诸多小纸条写下“牙膏”“门”“窗户”“开关”“锅子”字样，把它们贴在每一个即将被遗忘的物件上，以备失智者失忆时可以用来提示。马尔克斯难道是经历过亲人失智的伤痛，才会用文学的魔幻之笔写下如此荒谬而又悲悯的故事情节？其实，失智老人面对小纸条的提示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其全然没有认知能力，就连曾经那么亲近恩爱的家人竟然可以完全遗忘，变成陌路人，那么，还有什么生命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呢？

吴宓晚年曾在书札中对其爱徒说：“老人难得是在健康（身体）、清明（神智）、安定（生活）、快适（精神）中，无病而终。”失智老人一俟失去了“清明”这一幸福元素，遑论其他？老人无论贫富、不分贵贱，只要失智了，他便沦为弱势群体，更值得同情、关爱、呵护。自不待言，鉴于亲缘关系，家

人（配偶、子女）护理失智老人责无旁贷，社会也亟需关注这个问题。这里，不妨列举一家银行的“空头支付”的游戏：一位老太太几年前已将存入某银行的10万元取出了，但她失智后，闹着要去银行取款，女儿无奈，只得陪她去银行。女儿说明来意后，银行破例“付款”，将一叠白纸装入大信封交给老人，平息了她的暴躁情绪。

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社会，面临着大概率的老年失智：65岁以上患阿尔茨海默症率为3.4%，75岁以上13%，85岁以上20%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负责人说：“从失智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来看，他们从家庭以外能够获得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。”社会性关心和帮助失智老人，这是我们民政部门的“短板”。虽然我们建立了志愿服务制度（不少街镇为独居的失智老人提供无偿服务）、普设了老年保健护理机构（敬老院的规模日趋扩大），但供需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。比尔·拜瑟韦在《年龄歧视》一书中说：“失智老人不能被社会隔离开来，成为异于‘我们’的‘他们’。”只有当失智老人不再被视为“他们”，而是被认为平凡普通亦如“我们”，这个世界才会阳光普照而没有被遗忘的角落。